

(京权) 图字：园原苑原园参号

图书在版编目 (悦券 数据

摇他不在现场 辕(美) 格拉夫顿 (员随随社 杂援 著；

雷丽敏译 圆京北京：作家出版社，员随随园

摇 (黑披风：格拉夫顿悬案小说系列)

摇陈月星摇苑原籍摇苑原籍摇苑原籍

摇 I 圆他…摇 II 圆格… ②雷…摇 III 圆长篇小说：

侦探小说 原美国 原现代摇 IV 圆苑随随随

摇中国版本图书馆 悦券数据核字 (怨苑 第 圆随随随号

他不在现场

作者：(美) 格拉夫顿

译者：雷丽敏

校订：文楚安

责任编辑：张亚丽

装帧设计：王晓锦

出版发行：作家出版社摇摇摇摇摇

社址：北京农展馆南里 员园号摇摇摇摇邮码：员随随随

电话传真：愿随随随随随随随 (出版发行部)

愿随随随随随随随 (总编室)

耘原宅葬造 憎吻表造岳 责随随随随随随社

经销：新华书店

印刷：

开本：愿随伊随随随随随圆

字数：摇千

印张：插页：

印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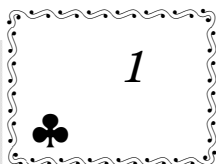
版次：员随随年 圆月北京第 员版第 员次印刷

陈月星 苑原籍摇苑原籍摇苑原籍 员随随

定价：摇摇元

摇摇摇摇作家版图书，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摇摇摇摇作家版图书，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摇摇摇摇



摇摇我叫金西·米尔霍恩，是在加利福尼亚州注册的私人侦探，三十二岁了，离过两次婚，没孩子。前天我杀了人，这事儿让我心绪不宁。我是个好
人，人缘不错。我的公寓很小，但我就喜欢住在狭窄的地方。我一生大多数时候都住汽车拖房，不过最近它们已不太对我的胃口了，那太精巧了，所以我现在搬进了一间屋子，供“年轻单身女子”住的。我不养宠物，也不种室内盆栽植物，我的许多时候都花在路上，又不愿把东西拉下。除了职业本身带来的危险性，我的生活一直很平凡，平静而且很好。杀人让我产生一种怪异的感觉，我还没把这事给弄明白。我已经向警方作了陈述，草签了一页又一页的供词，还为办公室卷宗填写了一份内容差不多的报告。两份文件的语言都模棱两可，术语转弯抹角的，而且都没说得太多。

尼基·菲费三周前第一次来到我的办公室。我在加州忠诚保险公司的那一大套办公室里拥有一个

小小的角落。我曾经替这家公司做过事儿。现在我们的关系已不太密切。我只是为他们作些调查以换得两间单独入口的屋子和一个可以俯视圣特雷斯大街的小阳台。我出门在外时，一家代接电话服务站会为我接电话。我自己做账，挣钱不多，但也还凑合。

那天我几乎整个上午都在外面，只是为拿照相机才去了办公室。尼基·菲费正站在我办公室外面的走廊上。我对她不太熟悉，仅仅是八年前出席过对她的庭审，她被控杀害了丈夫劳伦斯，一个本城优秀的离婚律师。那时尼基才二十九岁，淡金黄色头发，黑眼睛，皮肤光洁细腻。她原先瘦削的脸庞现在丰满了些，大概是吃监狱里含高淀粉食物的结果，但那神情仍然难以捉摸，当初就显得与指控她犯有谋杀罪不太相称。她的头发已恢复了自然的浅棕色。她大概三十五六岁，在加州女子监狱的这些年并没有在她身上留下明显的痕迹。

起初我什么也没说，只是打开门让她进来。

“你知道我是谁吧？”她说。

“我帮你丈夫做过一两次事。”

她仔细地看了看我，“仅此而已？”

我知道她在指什么。“你受审时我也在庭上，”我说，“要是你想知道我同他有什么私人关系的话，回答是没有。我可不喜欢他那种人。没冒犯你吧。要咖啡吗？”

她点了点头，稍稍放松了点。我在文件柜下面拖出咖啡壶，从门后的斯巴科勒水瓶里倒水把咖啡壶盛满。我很满意她并不反对我做的这一切。我把过滤纸和磨细的咖啡放进壶里，然后插上电源。咕咕的声音如同从鱼缸里的氧气泵发出来的一般，十分惬意。

尼基静静地坐着，仿佛她的情感装置还没有启动。她没有

圆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www.ertongbook.com

神经质的动作，不吸烟也不用手指摆弄头发。我坐在旋转椅里。

“你什么时候出来的？”

“一周前。”

“自由了，感觉如何？”

她耸耸肩。“感觉挺好。我想，不过那种活法我也能熬下去。比你想象的要好些。”

我从右手边的小冰箱里取出一小纸盒稀奶油。冰箱上扣着干净的杯子，咖啡煮好后，我翻过两只，给我俩一人倒了一杯。尼基低声说着感谢的话，接过她那一杯。

“也许你以前听说过这事儿，”她继续说，“我没杀劳伦斯，我希望你能查出是谁干的。”

“干嘛要等这么久？你在监狱里就可以请人调查，也许还能为你挽回很多时间呢。”

她微微笑了笑，说：“这几年我一直都在申诉我是清白无辜的，可谁会相信呢？自从被指控的那一刻起，我就不再受人信赖了。我要把这夺回来，还想知道是谁毁了我。”我以前以为她的眼睛是黑色的，现在才发现是银灰色的。她外表漠然，毫无生气，仿佛某种内在的光正在变暗。她就像是一个没有什么信心的女人。我自己从来不相信她有罪，但我忘了是什么使我这么肯定。她好似缺乏激情，我无法想象她会去杀人。

“你愿不愿意给我讲仔细点儿？”

她抿了口咖啡，然后把杯子放在办公桌边。

“我和劳伦斯结婚四年，嗯，还多一些。半年后他就不忠了。我没想到这事会那么令我震惊。事实上，我也是这样跟他搭上的……他跟他的第一个老婆还在一起的时候，就对她不忠同我好上了。当情妇有一种自大的感觉，我想，无论如何，我
猿

也没料到会跟她的下场一样。我可不喜欢这种事。”

“据公诉人称，这就是你杀他的原因。”

“唉，他们得找个替罪的人，当然是我了！”她说，第一次显示了点儿活力。“这样我才跟那些形形色色的杀人犯呆了八年。相信我，杀人动机并非无迹可寻。人们因为恨才杀人，或在愤怒中杀人，或为了摆平而杀人，但绝不会去杀那些他们毫不在意的人。劳伦斯死的时候，我对他早就无所谓了。我第一次发现他跟别的女人有染就不再爱他了。过了好长一段时间我才从这事里摆脱出来……”

“这就是日记里记的东西了？”我问。

“当然，起初我都作记录，把他每次的不忠都详尽记录下来。我偷听电话，盯他的梢。后来他对这事越来越小心，我也失去了兴趣，完全不在乎了。”

她的脸颊红了。我等着她平静下来。“我知道这看起来像是我出于嫉妒或愤怒而杀了他，可是我对那鬼事儿根本就不在乎了。他死的时候我只想好好自己过日子。我正打算去上学，打理自己的生意。各走各的路……”她的声音渐渐弱了。

“你认为谁杀了他呢？”

“我想很多人都曾动过心思，至于干没干那是另一码事。我是说，我可以作出两三种合理的猜测，但是缺乏证据。正因为这样，我才上这儿来。”

“干嘛找我？”

她的脸又微微红了。“城里的两家大侦探社我都去过了，可他们不接手。我偶然在劳伦斯原来的一本若罗德电话本上看到了你的名字。我想，雇一个他曾经雇过的人倒有那么点儿讽刺意味。我的确打听过你的底细，是向凶杀案处的康·多兰打听的。”

源

我皱了皱眉头。“是他办的案子，对吧？”

尼基点点头。“是的，他说你记性很好。我可不喜欢每件事情都仔细解释。”

“多兰怎么看，他认为你无辜吗？”

“才不呢！不过，我已经坐了牢，这事跟他还有什么关系呢？”

我仔细打量了她一阵。她很直率，而且说得也的确有道理。劳伦斯是个挺难对付的人，我本人对他压根儿没好感。如果她有罪，我不明白她干嘛又把旧账全都翻出来。她的苦难已经结束，她所谓对社会欠的债已经还清，剩下的只是她的那点儿假释期了。

“让我考虑考虑吧。”我说，“今天晚些时候再联系。到时会通知你的。”

“非常感谢！我有钱，多少都行。”

“我可不希望你花钱来重复旧案，菲费太太。即使我们查出是谁干的，也只能到此为止。事情已经过去这么久了，会很麻烦的。我得先查查以前的卷宗，看看是怎么回事。”

她从小皮包里拿出一个马尼拉纸夹。“这里有些剪报，如果你需要，我可以留给你。你打这个号码可以找到我。”

我们握了握手。她的手又冷又纤细，不过倒蛮有劲。“请叫我尼基。”

“我会联系的。”我说。

我得去为一桩因人行道上的裂缝造成的保险索赔案拍些照片。她走后不久，我就离开了办公室，开着我的大众轿车上了高速公路。我喜欢把车塞得满满的。这车里装满了卷宗和法律书籍，还有一只放着小自动手枪的公文箱，一些纸板箱和一个

缘

当事人给我的一罐汽车机油。他上了两个骗人老手的当，他们“允许”他们在他们的石油公司投资两千美元。机油倒是不假，但并不是他们的；只是在一些西尔斯罐装三十号机油上贴了新标签而已。我花了一天半时间才追查到他们。除了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我还在后面放了一包过夜的物品，天知道会发生什么紧急情况。我一般不会为那些要我立马行动的人做事。身边随时带着睡衣、牙刷和干净的内衣只是让自己感到安全罢了。我想我有些小小的怪癖。这是一九六八年的大众车，是那些上面还有各种各样的凹痕的浅米色型号车的一种。车子该检修了，可我没时间。

我一边开车一边思考着尼基的事。那个夹满剪报的马尼拉纸夹被扔在客座上，不过我根本用不着看。劳伦斯·菲费办过许多离婚案，在法庭上，他有杀手之称。他冷酷，办事有条不紊，而且不讲道德原则，凡是能利用的东西，他都利用。在加州，像其他许多州一样，只有无法调和的矛盾或者无法治愈的精神病，才能成为离婚的理由，从而把捏造的通奸罪作为起诉的理由排除在外，而这正是过去离婚律师和私人探子们惯用的手法。还有财产分割和监护权——钱和孩子——的问题。劳伦斯可以为他的当事人争得任何东西。大多数当事人都是女性。在法庭外，他有征服女人的杀手之称，人们谣传说他在诉讼过程和最后判决之间愈合过许多破碎的心。

我发现他狡猾，几乎没有幽默感，但是严谨；替他做事挺容易，因为他的指示很明确，而且是预先付款。很明显，许多人都恨他：那些被他夺走了大量钱财的男人，那些他始乱终弃的女人。他死的时候才三十九岁。尼基被控、受审和判刑是她自触霉头。除了与杀人狂有明显牵连的案子，警察普遍认为谋杀是那些知根知底和亲近的人干的，多数时候他们都是对的。

远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www.ertongbook.com

当你坐下来和五口之家吃饭时——想到这点就令人不寒而栗——所有的潜在的凶手都在相互递着盘子。

我记得他被杀的那天晚上，他和他的搭档查利·斯科索利在外喝酒，尼基参加了青年女子联盟地方分会的会议。她比劳伦斯先回去。他十二点左右才回家。他那时正在服抗过敏药，睡觉之前吃下了他通常服用的药囊。不到两小时，他就醒来了——恶心，呕吐，剧烈的胃痉挛使他蜷缩成一团，到早晨就没气儿了。尸体解剖和检验结果表明，死因是摄入了夹竹桃，夹竹桃被磨成粉末放在他服用的胶囊里代替了药粉。这计划并不巧妙，但却非常奏效。夹竹桃是加州的一种常见灌木。事实上菲费家后院就有一棵。药瓶上有他和尼基的指纹。在她的物品中找到了一本日记，有些地方详细记录着她因发现了他的通奸而非常生气，受到了极大伤害，还打算离婚。地方检查官非常肯定地认为没有人跟劳伦斯离婚而不受损失。他结过婚，离过一次婚，虽然是另一个律师办的案，但他的作用是显而易见的。他获得了孩子的监护权，并且还在经济上大获全胜。加利福尼亚在财产分割方面非常认真，但是劳伦斯·菲费有办法控制钱财，所以即使平分他也会得到大头。看来尼基·菲费清楚地知道不能用法律手段来摆脱他，而想出了别的办法。

她有动机，有接近的途径。大陪审团听取了证词，对指控作出判决。她一旦被送上法庭，就只是谁能说服十二个市民的问题了。很明显地方检查官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尼基从洛杉矶雇来维尔费雷·布伦特内尔：一个法律奇才，有败局保护神的美誉。从某种意义上讲，这差不多等于承认了她有罪。整个审判过程笼罩着轰动的气氛。尼基年轻漂亮并且富有。公众很好奇，又是个小城镇。这种事儿可不能错过。

摇摇摇摇



摇摇圣特雷斯是南加州的一座拥有八万人口的城镇，恰到好处地铺展在马德雷斯山脉和太平洋之间——一个绝望无助的富人们的避风港。公共建筑看上去就像老式的西班牙传教机构的房舍，私人住宅却像杂志里的插图，棕榈树上那些难看的黄叶已经剪去，小艇船坞以及蓝灰色浅山组成的背景和阳光下快速行驶的白色小船像明信片一样完美。城内大多数地区的建筑都只有两三层，白墙、红瓦，周围还有宽大平缓的弯道和盘绕着华而不实的紫红色叶子花的花格拱道，就连穷人住的那些木结构平房也谈不上肮脏破烂。

警察局靠近城中心，在一条背街上，街道两旁是刷成薄荷绿的小楼，外面有低矮的石砌围墙和挂满熏衣草花的黄檀树。在南加利福尼亚，秋季火灾频繁，冬季则以阴天为主。火灾之后，泥石流接踵而至。然后又恢复原状，周而复始。现在正是五月。

我把胶卷送去冲洗后就到凶杀处见多兰中尉。

愿

康快六十岁了，不修边幅：眼袋下垂，胡须灰白，脸上肌肉松弛，头发抹了一层什么男士用品，梳在发亮的秃顶上。他那样子好像一个身上总散发着一股雷鸟酒的气味、老在桥下游荡、喝得烂醉如泥、吐得全身都是的家伙。这并不是说他不够机敏。康·多兰比一般的贼要精明得多。他和凶手难分高下，但多数时候是他抓住了他们，只是偶尔出错。他思维敏捷，很少有人胜过他。我说不清这是为什么，只知道他的注意力很持久，记忆力特强。他清楚我为什么来这儿，便一言不发地向我打了个去他办公室的手势。

康·多兰的所谓办公室，在别处只能是秘书呆的地方。他不喜欢被关起来，也不那么注重隐私。他喜欢翘着椅子干自己的事，注意力一半放在周围发生的事情上。这样他就可以得到很多信息，也免去了跟手下人不必要的谈话。他知道侦探们什么时候来，什么时候走；知道谁被带来问话；知道什么时候报告不能按时完成，原因是什么。

“我能为你效劳吗？”他说，不过那语调里并未露出任何愿意帮忙的意思。

“我想看一下劳伦斯·菲费的卷宗。”

他向我微微抬了下眉毛，说：“这可是违反处里规定的。我们这儿可不是公共图书馆！”

“我并没说要拿走，只是想看看。你以前也让我看过。”

“只有一次。”

“我给你提供消息的次数可比这多，这你知道。”我说，“这次干嘛这么不爽快？”

“这案子已经结了。”

“那你就更不该反对了。这根本不会侵害任何人的隐私权。”

怨

此时他正死气沉沉地笑着，毫无幽默感。他百无聊赖地敲着一只铅笔，我想，他正在享受着冷漠无情地拒绝我的乐趣。“她杀了他，金西，事情就这样。”

“是你叫她来找我的。如果你没有疑问，干嘛还去管它呢？”

“我的疑问跟劳伦斯·菲费无关。”他说。

“那么是什么呢？”

“这案子可比你想的要复杂，”他推托道，“也许我们不想透露我们查到的东西。”

“看来‘我们’得互相保密了？”

“唉，我掌握的秘密比你梦想的还要多！”他说。

“我也是。”我说，“既然这样，我们干嘛还闹着玩儿呢？”

他看了我一眼，也许是生气也许是别的什么意思。他这人很难捉摸。“你知道我对你这种人怎么看吗？”

“唔，就我而言，我们是同行，”我说，“我对你开诚布公。我不知道你对城里其他私家侦探有什么不满，但是我从没挡过你的道，而且非常尊重你的工作。我不明白我们为什么不能互相合作。”

他盯了我好一阵儿，无可奈何地向下噘着嘴。“你如果学会调情，就可以从我这儿得到更多的东西。”

“我可不会！你讨厌女人，如果我调情，你会拍我的脑袋让我走开。”

这点他是不会上当的，不过他还是伸手拿起电话，拨通了鉴定记录处。

“我是多兰。叫埃默拉尔德把劳伦斯的卷宗拿来。”他挂上电话，又靠回椅子，带着沉思和反感的神情望着我。

“我可不想听到有人抱怨你办事的方法。如果我接到任何

一个人的电话——我是指任何一个觉得受到了骚扰的证人或者其他任何人，包括我的手下以及别人的手下——你就他妈倒霉了！明白吗？”

我恭敬地把三个指头举起放在太阳穴边。“致以童子军礼！”

“你什么时候当过童子军？”

“哦，我当过将近一星期的女童子军。”我亲切地说，“为庆祝母亲节我们得在手帕上画一朵玫瑰，我觉得这事儿挺蠢，所以就退了出来。”

他没笑。“你可以用贝克尔上尉的办公室，”卷宗送来时他说，“别惹麻烦。”

于是我进了贝克尔的办公室。

我花了两个小时才看完大量的文字材料，开始明白为什么康很不情愿让我看这些东西了，因为首先映入眼帘的是西洛杉矶警察局发来的关于第二桩杀人案的传真电报。起初我以为弄错了，以为另一个案子的报告错夹进了这个案子的卷宗。可是详情很快跃然纸上，其含意令我怦怦心跳。一个叫莉比·格拉斯的会计，白种人，女性，二十四岁，在劳伦斯·菲费死后第四天死于夹竹桃粉末。她为海克拉夫特—麦克尼斯工作，这是一家经济事务所，代理劳伦斯·菲费法律事务所的经济事务。那么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儿呢？

我翻阅着侦探们的报告，想从那些简略的部门备忘录和圣特雷斯与西洛杉矶警察局之间的电话铅笔记录中把这个事件理出个头绪。有一份备忘录提到，在劳伦斯办公室抽屉里的钥匙链上找到了莉比公寓的钥匙。同她父母亲的长长的谈话记录倒没有补充什么东西。还有一份同莉比从前的男朋友莱尔·阿伯内西的谈话记录，他态度极不友好，似乎相信她跟某个“不
景

知名的圣特雷斯律师”有感情上的瓜葛，但这一点并没有人能够证实。然而，这两桩案子之间的联系很不祥，就好像尼基·菲费的妒忌之火不仅毁了她丈夫而且殃及他玩弄的女人，只是缺少证据。

我作了记录，草草抄下卷宗里记载的最后的地址和电话号码，过了这么些年，不知它们有多大用处。然后我推开椅子，向门外走去。康正在和贝克尔上尉谈话，他一定知道我需要什么，因为他已向贝克尔告辞，显然很满意我没把关键的东西放过。我靠在门边等他。他从容悠然地走过来。

“你想告诉我这是怎么回事吧？”

他神情茫然，但有点儿苦涩。“我们没法理出个头绪！”他直截了当地说。

“你认为尼基杀了她？”

“我倒愿意就此打个赌！”他厉声道。

“我认为地方检察官并不这么看。”

他耸了耸肩，把手插在衣兜里。“我和任何人一样看得懂加州证词法典。他们终止了我的调查。”

“卷宗里的东西并不那么重要。”我说。

“对！”

我闭上嘴，扭头看了看那一排早该清洗的窗子。我很不喜欢整个事件中这一小小的转折，而这点他似乎知道。他挪动了一下身子。

“我想我能够逮住她，可是地方检察官一点儿也不急，不想把自己办的案子搞砸了。讨厌的政治！这就是你不愿当警察的原因吧，金西。这工作太受约束了！”

“我一直不喜欢这点。”

“也许这就是我要帮助你的原因。”他眼睛里的神态很狡

點。

“后来又发生了什么事？”

“哦，我们接着调查。莉比·格拉斯这位天使的案子我们断断续续搞了几个月。西洛杉矶警察局也一样。我们都什么也没有查出。没有证人，没有检举人，没有能证明尼基·菲费在现场的指纹，我们甚至不能证明尼基认识莉比·格拉斯。”

“你认为我会帮你把这案子查清？”

“喔，不知道，”他说，“也许会吧。信不信，我并不认为你是个糟糕的侦探。你还年轻，有时候会即兴发挥，不管怎么说基本上是诚实的。如果你发现了指证尼基的证据，我认为你现在不会隐瞒，对吧？”

“要是她真干了昵？”

“要是她没干，你就不会有什么担心的事了。”

“康，如果尼基·菲费真有什么见不得人的事，她干嘛还要把这事全都给翻出来昵？她不会那么傻。她到底能得到什么呢？”

“这点得你来告诉我。”

“听着，”我说，“我一开始就不相信她杀了劳伦斯，所以你还得花大量的时间说服我她还杀了别的人。”

隔着两张桌子远处的电话响了。贝克尔举起一个指头，看着康。他走开时向我露出一闪即逝的笑容。

“祝你愉快！”他说。

我很快把卷宗又浏览了一遍，确信没什么遗漏，然后把卷宗收好放在桌子上。我从他俩身边走过时，他正专心致志地和贝克尔谈话。他俩都没有抬头看我。莉比·格拉斯的事让我不安，不过也激起了我的好奇心。也许这不只是翻旧账，说不定还能找出比这八年旧账更多的东西。

回到办公室，已经四点十五分了。我得喝点什么，便从小冰箱里拿出一瓶夏布利酒，用瓶塞钻打开瓶塞。那两个咖啡杯还放在桌子上。我把两个杯子洗干净，在我的杯子里倒进了足以刺激得我微微颤抖的酒。我走到第二层楼的阳台上，看着下边的市政大街，这条街正好横穿圣特雷斯市中心，然后向左转了个大弯，与另一条街相接。甚至在我站的地方也能看到到处是西班牙式的房顶、拉毛粉饰的拱门和叶子花。圣特雷斯是我知道的唯一把大街弄得越来越窄的城镇，人们在街道两边种树而不砍树。而且还安装了如同忏悔室般小巧玲珑的电话亭。我蹭到齐腰高的横栏上坐下，抿着酒。我能嗅到海洋的味道，我什么也不想，只是看着下面的行人。我已经肯定自己可以帮助尼基，不过在全身心投入工作之前，我需要那么点时间放松一下。

五点钟我回到家里。离开办公室之前，我给服务站去了个电话。

在圣特雷斯我住过的所有地段中，眼下这片舒适的小天地是最好的。它坐落在与海边大道平行的一条朴实无华的街上。周围大多数住户是退休老人。他们还记得到处是柑桔园和度假宾馆年代的模样。我的房东，亨利·皮茨，以前是做面包生意的，已经八十一岁了，现在靠设计难度很大的纵横填字游戏为生，他还喜欢让我试填。另外他总是在烤大炉大炉的面包，把这些面包放在我房间附近的日光浴场上一个旧摇篮里发泡，然后拿这些面包以及别的糕点去跟附近一家饭馆换饭吃。最近他对剪用购物优惠券变得很在行，还说运气好的时候可以只花还愿美元买到价值缘美元的食品。不管怎么说，他把在这些不辞辛劳的购物活动中挣得的几双连裤袜都给了我。我几乎爱

源源

上他了。

我的房间只有十五平方英尺，装修成了客厅、厨房、浴室，还有衣橱和洗衣间。这最初是亨利的车库。我很高兴它没有那些引人注目的拉毛粉饰墙、红色的西班牙瓦，或者什么藤蔓植物。墙壁由铝板和其他全人造产品构成，能够抵挡风吹日晒，从来不需粉刷。建筑风格毫无特色。工作之余的大多数时候我就躲进这个温暖舒适的窝。在这里我给尼基去了电话，约她见面，一起喝一杯。



摇摇摇摇

摇摇我经常去附近的罗西酒吧消磨时光。这酒吧是那种你得先看看椅子是否干净才敢坐下去的地方。塑料座位的裂缝里，有些从尼龙丝袜上挂下的丝线，福米加塑料贴面桌上有些用手指刻出来的“嗨”之类的字眼。吧台左上方，挂着条扑满灰尘的金枪鱼。人们喝醉了，罗西就让他们拿玩具枪和橡胶头箭朝它射击。这样就避免了可能激起的酒吧间的凶狠打斗和争端。

这儿有两点合我的口味。它不仅离我的住所很近，而且一点也不引游人注意，这就意味着多数时候这里只有一半客人，是谈私事的好地方，还因为罗西富有创造性的厨艺——那可是连魔鬼都喜欢的烹调技术——和匈牙利混合酒。亨利·皮茨用烤点心与她交换，所以我吃她的面包和馅儿饼是免费的。罗西六十多岁了，她的鼻子快碰着了嘴唇，额头很低，头发染成了引人注目的铁锈红，很像廉价的红木家具的颜色。她还用眉笔划了眼线，眼睛看起来显得不仅小而且不太真实了。